



和 16
1998
5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圖
寄第一
漢詩文
第 418 號
第 5 卷
出帶許 館書此



和16
種1398
卷5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長門

山縣孝孺次公著

泰恒伯恒輯

門人 山縣魯彥子祺校

雜著

贊

三將軍贊

日本武尊

東征東服。西伐西來。桓桓威武。四方維宜。帝子孝兮。

是庸不疑。蝦夷奔駭。熊戎芟夷。丕顯厥烈。帝勳詢熙。

武內公

錫帝耆老眉壽三百駿弼帝命四方率服韓人不朝
帝怒於赫爾公佐焉海表重譯洋洋聲聞在茲無斁

楠侯

葛山之陰降若楠公錫為帝弼維罷維熊靡用厥謨
無闕公忠嗟若公者是謂英雄天下誦義永世無窮

畫贊二幅

漢蕭相國贊 中

封第一位第一漢臣誰如蕭相國之賢入秦收圖薦
信登壇漢王失軍相國補焉大營未央民心以安衆

所不知獨制其權信矣功人漢臣誰如蕭相國之賢

漢淮陰侯贊 左

跨下而屈壇上而伸登壇陳策傳檄定秦亡魏滅代
剪趙下燕取齊振槁殪項承蟬南面為王北面為臣
涉說不聽通辨若瘖不得比太公者幾非其心矣耶

漢留侯贊 右

初見黃石公後師赤松子中從漢王經營亂世亂平
世治奉身休止爵祿不入戮辱不至優游終年保榮
永祀士之善用智者若侯乎天下希矣

鄼侯贊

君知獵乎發蹤最優天下既定封爾鄼侯

百草赭鞭贊

百草可以已病唯神智知焉赭鞭可以試毒唯神智知焉神智以開濟生之道人身犧首不足為奇

小山翁小像贊

仙乎仙乎何偃而恭人乎人乎何癯而清若而人者邦家之英

高松城主清水君宗治像贊并序

高松之役豐王眾號十萬君將數千兵據彈丸城當之不啻山岳之壓卵百方攻之不克百計招之不降

既而引水灌之環城為湖幾沒矣及和議興身死滿豐王之志以濟一城之命成一國之好其處死也從容愉適歌且舞如未嘗知死者優矣哉清水君之為將也雖古詩書之敦乎無以尚焉君就死舟中時眾皆欲從之君喻以大義不允唯監軍末近左衛門尉信賀君庶兄月清及家人難波傳兵衛主履七郎次郎月清主履餘十郎與死實天正十年六月四日也高市佑函首斂屍從容畢事臨穴自剄白井餘三右衛門尉治嘉先死試自屠之不難屬城帥林三郎左衛門尉重真守冠山城先高松而沒死之皆百夫之

雄也贊曰。

君降耶。山陽列城瓦解。君不死耶。一城生靈魚蟹。鳥乎死也。輕于鴻毛。重于泰山矣。桓桓軍容。儼然如在。

小松內府平公像贊

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相業雖不終。若斯君子。人

畫贊

綠竹青青。白鳥習習。

畫贊

漢有雲兮。大鳥御之。籃有葉兮。小鳥啄之。鳥知大鳥之所為。不如小鳥之所樂。

鍾馗畫贊

漢壽威靈無比倫。劉家更有武侯臣。鍾馗何物驅虛耗。不信吳生畫入神。

萬倉邑主洞龍院國司君像贊并序

君名正久。初名長純。字晁卿。花名內藏。以享保癸卯八月十二日生。生而四歲。先考見背。襲封食萬倉邑四千三百餘石。元文四年己未正月娶根來氏。寬保二年壬戌夏六月充謝恩使。聘於東都。三年癸亥二月為前軍大夫。三月疾作。四月病革。解軍司印。五月十六日即世。壽二十有一歲。君生而有志。侗儻不

矜小節好學尊道自九世祖右京君吉田時爲霸府
元勳世有才德稱賢大夫人望其必成大器爲保世
之主而今已矣能詩及和歌各有集贊曰

其冠維何古緇布冠其服維何士袍桓桓鬢髮如漆
顏若渥丹其惟肖矣繫萬倉君冠而踰年歛乘白雲
德器夙植英氣超群吳鉤發硎終未試之鳳羽成采
奄歛厥翅其音金玉聊觀其志

蕉溪居士像贊 代人

汝是蕉溪居士耶曰是胡爲乎來之晚去之早曰否
始未嘗來終未嘗去不來不去依然蕉溪居士

銘

尾硯銘并序

是大內氏之墟高峰城樓古尾也史曹柿並氏得而
爲硯焉史氏其先亦大內氏疏屬也銘曰

霽滋雲液昔兮爲壚風燥暘曝今兮爲玉昔者巍然
干城于邦今者煥乎黼黻于國

硯銘 贈徂徠先生

文之未喪維硯與功余誰適從有若荻公

琵琶名棣華銘

乃美半從其兄學歌平語就余求琵琶名及爲之銘

名之曰棣華且繫之銘

鞞鞞燁燁常棣之華伯歌仲鼓宜爾室家

文論

論子路

子路政事之才。夫子所許而自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當其仕魯。仕衛之日。功烈不稱。平生之言者。何歟。豈其言之不難。爲之果難歟。抑夫子有所愛而過許歟。曰否。有其德者。必有其才。有其才者。必有其功。夫子嘗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弟子從。記曰。子路無宿諾。及小邾事起。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匹夫之言。豈不所譽者。必有所試者哉。子路久速魯衛。不可知焉。假使借以管仲之任。其於成功也。何難之有。但其仕也。急于不仕無義也。已。是何得軒輊大賢。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孟子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而東周果不成矣。齊終不王。則孔孟亦爲易其言者邪。太氏世俗成者爲首。敗者爲尾。功業赫著。則懾伏不議。未見事蹟。則不惜齒牙。伊尹耕於有莘。說也。築於傅巖。儻俛不逢其君乎。誰知其天下之士哉。以是觀之。烈士悲不遇。良有以矣。若子

路使其不得夫子湮滅莫之知也亦不可知焉

論性

人之有頑嚚凶惡也不可謂之非性焉舜能化父母而不能移乎四凶周公能變天下而不能移其兄弟其惡出於性死而後已也舜周公猶且病諸況乎其下焉者乎孟子稱性善也通天下而言之非謂舉天下一無有性惡之人也原諸天地推之萬物亦復有是焉洪水之方割旱魃之為虐暴風苦雨之傷物溪山大澤之產長蛇封豕也豈亦天地生物之心也大焉而虎豹豺狼小焉而螻蝻蜂蠆草木庶物能害人

者豈唯鳩與董葛之毒也耶要之天地衍數物之畸零不可已者也由是觀之性有差等亦猶物之有大小精粗也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胡寧獨於人疑之等而上之有上智之不移等而下之有頑嚚凶惡不可化者而莫非性者焉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以志言之舜不可以為野人野人不可以為舜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舉聖人而為規矩也非謂人人可為聖人也以辭害意豈非高叟之為詩哉曰然則性受諸天聖自聖愚自愚果一定而不可變學問修為果無益乎人乎曰不然今夫豫章之材可以為舟斫焉

天於中道。槭棘之不如矣。五穀種之美者。苟爲不培。養不若稊稗之熟。性豈不可培養。斫焉者比比皆是。凡物養之靡不長者。況人者萬物之靈。精爽通于鬼神。學而思。思而學。進而又進。愚者可以進明。小人可以進君子。大器大成。小器小成。皆莫不成者。若以槭棘不可變豫章。野人不可爲舜。併與廢學則斫焉夭者。已豈聖人之意乎哉。

題跋

爲原季麟題徂徠先生書後

右徂徠先生書。骨氣適勁。絕無婉媚之態。是其心畫

也。先生平生愛玩名書古刻。而未嘗以學書爲意。時亦毫素游戲。從意揮灑。自然有高致矣。已門人周南縣孝孺謹書。

書吉齋漫錄後

向者在東都。或有言者。仁齋先生倡學。本有帳中之書。諸弟子輩不得與見。曰吉齋漫錄。曰甕記。曰櫝記。余甚不信。旣而得見漫錄。其言鑿鑿有味。所謂理氣性命。宋學謬誤。舉旣發揮。實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夫述而不作。君子之道。仁齋何有竊珠還櫝之陋。苟是之述。惡有其書一言不相援及。而自古處者乎哉。

顧其書既成後適見諸或有不_レ幸終身不得見者皆不可知也。以是刺乎仁齋誣矣。余讀仁齋之書受徠之說竊歎謂中華周孔之鄉雖世降哉文獻迭在漢而降數千載庸詎莫有一人及是者邪。及讀吳君書迺知中華亦有人矣。不啻繞朝之鞭所恨吳君業已爲芟菑翳而啓辟其後寥寥不聞或之繼焉。周孔其亦衰矣夫。夫子數稱東矣其諸在干今日也。與余又見吳君所著蘓原全集湖山小稿其言皆承宋餘無似漫錄者。意其畏時忌不敢發邪。抑亦所見有早晚也。當吳君世王氏之學震天下也。爲吳君者不爲

所囿斯爲多矣。加之卓見如是。吳君其亦尚矣哉。吳君名廷翰字嵩伯

之雲詩卷跋

之雲詩卷國司氏所藏也。輔方有跋。輔方不詳何人按管氏系譜右

丞相六世孫有雜色輔方是其人邪曰法性寺關白忠通公手書無疑

今茲國司君廣孝携至東都使古筆良音鑒証良音驚歎曰是法性寺關白真蹟也。此公筆札傳者甚希余及見者不過二三。此卷可謂麟之角者也。夫良音家世傳以鑒古書畫爲號其所鑒定十不失一。則此卷之爲法性寺也靡容疑焉者。其文則康保元年源

爲憲所記。而當時朝士會集之詩也。先法性寺公者百餘年。蓋當時以是會爲盛事。傳行詞壇。公以弄筆翰者也。絹素斷爛半歸造化。後人撫遺之餘。補綴以爲卷子。不可讀者多矣。甚可惜也。按法性寺公書學無聞。今視此卷。雅健樸茂。森然有廊廟之氣。非後世書家脩靡爲上之比。要之其文詞書法。猶是黍離以前之物也。當時雖陵遲也。士大夫文雅之習。可概見矣。今所傳者和歌假字之外。塵塵若晨星。得不爲此慨然哉。

題酣戰圖後

右酣戰圖一幅。玉淵老人所造。渡邊君得焉。珍藏長尺有三寸。濶三尺五寸。其爲兵者。若騎若步。皆甲凡九十八人。馬凡五十五匹。弓矢戈矛諸戎器。稱之有射者。有刺者。有驅如風者。有擊如霆者。有相攫者。有相挈墜者。有首旣獲而軀猶植立者。有上體墜矣。下體赫然踞鞍者。有斫而夔者。有肘斷而槁者。有繫者。有捕者。有蹠尸而跳者。有躍二尋者。有扶傷而走者。有載鬼而歸者。有髮植者。有鬚蝟者。有目射者。口張也。呼其箝也。忿白羽。全纛。赤幟。麇。赤幟。麇。鞞。鞞紛糾。不可悉狀。凡一幅。絹布置稠密。畧無間空。遽視則雜沓不

辨人馬徐視而後知彼而敵此而我間一迴顧與人語反更展視則既眩東西庶幾哉畫之神妙者矣

琴譜跋言

右劉珏琴譜自有虞迄元氏其人二十其事二十有二圖以象其象贊以說其說大夫三丘完戶君得而愛之廼歎曰不知劉珏何人而是風流中人胡為乎書畫之麤陋如是耶意者其汚於庸工傳摹耳於是聘栗栖叟依圖更寫勝於本帖不啻青之藍足供文房之清翫矣夫琴者禁也禁邪僻不入於內古者君子無故琴書不離身自禮樂之壞雅鄭淆亂古音希

傳君子或不欲終之孫公和具一絃孤潔自娛陶淵明一絃亦不具超出於孫之上斯譜也并琴而不具焉所謂無聲之樂其辨在宗少文之圖名山聽之不以耳而以神澄懷游目不特大山峨峨流水洋洋黠而黑頎然長吾既得其人矣若夫翱翔有虞之衢擊壤南風亦存於其人也乎三丘君之於琴也進於技焉弇州卮言附錄云完菴劉珏書畫有元人之風

山中翁雪滴卷跋

此編詠雪主抽秘思客騁妍辭比興之周物類之蕃富於謝莊之賦往復綢繆情好繾綣懇於伐木之詠

雖有山中翁之雅懷。非得一友之清賞。安得玉揚其光珠發其彩哉。展覽一遍。鹿野如余。忽發灞橋跨驢之興。沈吟三復。風流如彼。必動梁臺投簡之思。

長門國厚東郡萬倉邑蓬萊山天龍禪寺記跋
余聞蓬萊之爲山也。特起平地。旁無培塿。遠望若物之浮寄於水上。人間想像十洲三山於海中。亦唯是已。名曰蓬萊。不亦宜乎。桃岳禪師夢見滄海。覺臥蓬壺。覺卽夢。夢卽覺。何夢覺之有。芥子容須彌。小蓬萊卽大蓬萊。何大小之有。雖然。小蓬萊距此不過一再宿而近矣。而杖屨未能接其勝。何望大蓬萊耶。而是

煙塵形蹟。安知無礙法門。一瞬之頃。三撫三山。五駕十洲。也是一撮土也。一微塵也。不記亦可。曰論大則天地亦一微塵。論小則蓬萊亦一天地。且給孤之園耆闍之窟。非假文字。何以得聞于今日。假令世無龍樹馬鳴。豈亦有達磨慧能哉。文字何可廢也。是所以不得不爲之記也。山主兀堂禾尚與余善。具稿求文。不辭受役云爾。

蒙求拾遺跋

操觚家用事書。李翰爲稱首。而操觚家用事有取舍。於翰選猶且或不取。而翰所不及。操觚家循用不置。

者多矣。夫用事操觚家所慎而翰書以爲稱首。然翰
選遺而不取。翰所不及。必取不遺。其必於取舍有當
焉。我大夫桂子。敦於詩書。亦知文之不可已。而操觚
矣。齡未滿。懸車而病。杜門謝客。以養靜虛。獨不輟觚
業。供攝養之具。迺取翰不及。而操觚家不遺者。選輯
韻次。裁節原文。分註題間。畧如翰例。以與學館諸弟
子。諸弟子校閱。質諸東都。服子遷。子遷以爲先得我
心者也。爲序使問於世。方今列國爲政。未必稱詩書。
其大夫未必以敦詩書見稱。而國治民服。無所不給。
未聞不由先王之道。而國治民服。無所不給者。其必

有由乎先王之道歟。夫經世多術。名正言順。事立者
爲上。其次者名不必正。言不必順。而所正所順在其
中矣。國治民服。與夫上焉者同功。彼西土漢唐以來。
正名擇言。而反事不立。窮力爲之。愈治愈紊。者不足
稱焉。今夫文人學士。修飭立本。朝高者爲師。資次焉
者爲掌故。曾不若祝鮀倚相之在當世。以其非所急
也。然不稱詩書。國治民服。無所不給。將安取焉。邪。善
哉乎。大夫桂子之老而謀也。其所知遠者大者已。諸
弟子議梓謁余。附一言。以是爲跋言。桂出江先世分
族。君名廣保。字季成。嘗二爲相。而國人稱其賢。

題文衡山書王介甫桃源行後

王弇州揚摧明代書家獨推衡山與祝枝山是其一代之英也。衡山真跡傳播此方者不尠矣。余所見若蘭亭記媚潤可愛而律以其家範稍覺骨不勝肉。若王右丞桃源行當家本色而筋距峭厲少損典雅。獨此王半山桃源行淳雅適美。遽見疑其生穉。徐察則古趣自然。生意有餘。此翁得意之跡也。阿川君一見如楚人之值璞於山中。遂解左驂致之不亦宜乎。余嘗私品二家謂衡山如周公臨朝制作曰不如且之多才多執。制度節文一出乎已。而威儀端莊黼黻照

人。枝山如蓬壺仙子上下雲霞。冷冷然不知其所止也。然尚淳厚者病枝山乎。佻喜拙古者病衡山於巧。是其才之所使而其人亦不自知矣。弇州作衡山傳曰。篤行君子又曰峻潔自表。乃亦謂枝山曰。跣弛自喜曰不脩行檢若然則數幅墨痕卽二家真影耳。或曰文先生可品以周公夫子旣已聖矣。文先生而聖乎。將何地容鍾王也。曰否。余眼力短矣。可近視而不可遠見。烏能涉古今而歷撰。雖謂余偷乎。所不復恤。弇州又曰。衡山書多贗作。夫好書好贗。面目類似。雖有叔服不易相焉。況於無叔服之目者耶。

爲繁子南書徂徠先生墨蹟後

徂徠先生論詩雄偉爲宗高華爲輔以此樹風聲焉
十數年之間海內靡然而化蔚然而興東方之詩
唯寧平之際於斯爲盛而學者能知清弱枯單之爲
外道獨遵漢唐正軌亦先生之力已子南從余館下
研先生學偶得五言律二首真跡甚喜請余識幀左
爲鑒證故云

書文衡山墨刻後

書之有摹刻譬諸人之有寫真典刑或有如無老成
何夫精摹精刻不失毫髮氣韻則不得焉雖然九方

臯之相馬也得諸驪黃之外若夫善祭者齋三日聽
其警咳之聲是誠在我已諸生尸祝文衡山久矣曰
其真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臨摸者斯可矣得東都
所刻阿房宮賦還家帖王摩詰桃源行喜比拱壁大
夫豐西君家有王介甫桃源行須沙君家有畫贊五
絕十首諸生業已得見其真於二君家皆退歎曰華
而睨大夫之簞與吾得此而斃焉斯已矣豐西君聞
而憫焉遂命墨刻以厭其心精摹精刻不失毫髮若
夫至得乎牝牡驪黃之外亦存其人耳

萬倉君遺稿題言

萬倉君沒之三年五月十六日為忌日其家會親戚故舊薦乎廟宴乎室而慎祭事焉家臣某某等繕裝遺稿詩二卷和歌一卷乞題其首簡余曰善哉其圖諸乎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霜露既降履之悽愴登其堂則悽然之其野則愾然然而神之格也不可度矣若夫丹青極工不失一鬚髮而猶有典刑心志則無有乎爾其唯詩歌與詠情性叙悲歡心思亦溢于斯焉魂氣亦聚于斯焉其唯詩歌與是可以觀其為人焉者聞其樂而知其世誦其詩而知其政此其聲誦然我知其白哲而長其色煥若我知其充於內而榮

於外其唯詩歌與是可以觀其為人焉者某某藏諸廟春秋陳之其神永永如在

讀

讀墨子一則

余初聞墨子之名而未覩其書觀乎孟子所稱以為其人必優柔寬洪有仁者之風唯其所稱道不繇前聖之揆故孟子得闢而擯焉且世有孔墨之稱是其必有超倫者為世之所向慕云爾及讀其書始異向之所觀夷考諸書其人在孔子之後孟軻之前莊子荀子有墨經之號今墨子所載為經者淆亂漫漶不

可讀焉。其兼愛修身節用節喪尚賢尚同非樂非命明鬼天志等諸篇。或其自著。大小取耕柱貴義公孟等諸篇。戰國辯士堅白同異之流。禽滑離相里勤弟子諸墨所著。附託以爲墨書。已。墨子在孟子之前。而親與告子辨難。其言日者星家。大似秦漢際文字。非儒則莊子盜蹠之餘意。其出乎後之墨者。不容疑矣。墨不可偶於孔者。亡論已。其論說文辭。慧便峻峭。戰國辨家之儔也。其所俱稱墨經者。倍謫可想。斯何以得經之名耶。其徒所命。人亦不削。菽麥混同。不獨今世。雖然孟子溫藉。猶尚不免辨士之習。豪傑之士亦

囿於時世也乎。莊周慧人。古今論墨子者。莫若周之周悉。韓昌黎名儒。胡爲乎其論憤憤。王弼州論言截。截亦復一墨子已。

讀墨子二則

古者陶唐氏制作禮樂。以文爲道。舜禹纘而成之。堯曰文思。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煥乎文矣哉。帝王經世安民之道。於是乎建矣。墨子則曰。聖王制爲宮室之法。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霜雪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則止。制爲衣服之法。冬服紆練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制爲葬埋之法。衣三領。

足以朽骨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泉流不發洩則止。又作非樂曰。君子聽之廢聽。治賤人聽之廢從事。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樂也。其意以為不如茲則不足以兼利兼愛乎天下。萬民廼曰。大禹之道如斯也。其意則善矣。道則不知焉。且謂堯舜非焉。而禹獨知之可哉。夫禹佐堯舜而建道者也。孔子曰。其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豈稱儉而已。聖人所以制作禮樂者。欲以徧利與愛於天下也。不然則大凌小。強兼弱。衆奪寡。賢知侮愚。不肖君臣不和。父子不親。夫婦不

諧。胥率趨大亂之道矣。墨子獨知節儉豐財之可濟。民而不知自非禮樂。財不可均。要之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之類。細民之道而非君子之所由焉。後之言道學者。君孟子而奴墨子。然徒論理而畧乎禮樂。不知由先王之制。其亦墨子之歸也夫。

讀墨子三則

惜乎。墨子之論天與鬼神也。天志明鬼。有先王事天敬鬼神之遺意。唯其知之也。瀆言之也。危無亦啓秦漢方士之妄誕乎。其非命者。庶幾乎孔子務民義之旨。然君子之道大焉。或言命而不言義。或言義而不言

言命命豈可非命而可非皇天不足畏耶墨子直知
勤儉之可濟民焉而不達聖人設禮樂之義苟從墨
子之道民之被髮左衽者尚矣然理學興後天與鬼
神幾乎息焉墨子其猶近於古矣乎

說

豐西君字說

豐西君諱廣漢問所為字者余曰伯陽善遂字曰伯
陽廣者侯偏名所賜以為名也以姓江故配以漢而
濟嘉美云昔者漢有京兆尹廉潔通敏下士吏民稱
以為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矣然漢時多賢者

其名臣不直此耳迺君所慕則在漢之時非獨拔京
兆為長卿之相如也郁郁乎文哉其唯周乎名之有
義字之有禮宜莫若周而其士大夫它人妄人猶之
可也黑肱黑臀何其太率耶殷人甲乙為名周猶以
是為文乎金路雕剗椎輪玉冕崇飾繩髻可觀文質
之變矣自周而後唯漢俗近古矣唯漢文近古矣其
俗不波故文亦不波已君好學善古文辭其慕漢也
不止文辭修其文者觀其世豈唯華藻之末哉淳于
邯鄲古聞其姓廣漢野王唯漢有斯名馮字君卿其
以類乎趙則字子都其都邑之偶乎質而不俚思而

不鑿漢人之情爾。水北爲陽，故曰伯陽善。

保生說與山田生

稟生有厚薄，而壽夭從焉。然厚者未必壽，薄者未必夭。何也？厚者恃厚，縱恣自傷；薄者慎畏，勤於調養。是其所以致不同也。凡物得養，莫弗長焉。而厚薄壽夭，受諸天也。猶物有大小脩短，不可得而移。然則調養所得，不傷受於天者，非有超天而加焉。且藥有病而後服，無病服藥，匪徒無益，多受其害。飲食所以養體，過於厚醲，受害宴安昏神，睡臥撓氣，非所以養生也。事調養者，往往失於此矣。孟子所謂助長者，而多致

槁枯之患也。衛生法，陶隱居以降，具有成言，多不免助長。且間曠工夫，不稱世塗，藉令其美，難可循守。雞鳴起，孳孳爲善，日且不足，孰能得遑暇，嘔噓屈伸乎。要之，生受諸天，不可奈何。唯不傷之者，得保其天。年而傷者，旦夕無算。飲食男女，爲之大端，不傷乎大，則小者無甚害。慎飲食，節情慾，有所事事，而防昏惰，是其大經也。人身保合，大和陽氣之謂。所爲通塞，疏沮導氣，生陽者靡善乎。灸灼少火，生氣壯火散氣，行灸適已爲常，不倦爲要。是以防疾病於未生。山田子延之，庭弱多患，與余同病，相憐。問余衛法，遂書平生。

所持以復之

祭文

祭徂徠先生文 二首

弟子山陽某。嘗通姓名於函丈者。某某十餘人。恭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徂徠先生靈。嗚呼哀哉。天不憖遺。一老主張斯文。五百年一出。假之不滿於期。何與之難。而奪之速也。昔者夫子木鐸天下。而孟子論辨明道。漢儒訓故。猶有訪求之意。晉之老。唐之禪。天下靡然爲理窟。學者遂以禮樂爲虛器。遷就傳理。日竅六經。混沌之死久矣。天實爲之。我復誰之咎哉。先

生最後出東海。藉靈於天。洞詮千古。歷選百世。始識夫子祖述之旨。得斯道之極。雖壽不稱。德遺書具在。建諸天地。俟後世之聖人。則先生之事畢矣。靈其安哉。弟子謏劣。教誨備至。恩實罔極。小則居處。遠絕不。得承湯藥就養之役。大則才器。最陋。不能與紀述贊襄之事。聞訃。絕倒。徒增悲哀。警咳在耳。一別爲萬古。嗚呼哀哉。庶享。

又

維享保十四年己酉正月十九日。故徂徠物先生。小祥忌。弟子周南縣孝孺。與州人坂時存。井光達。坂時

連和棣卿田公望等恭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先生之靈伏惟姬周以降篆籀之壤譚道者何限焉孟子荀卿揚雄王通周程陸王諸老先生或以令德或以宏識辨論之言妙論碩義總總然支乎宇宙而終不能使天下後世之無異議豈非以未得要領故哉先生最後生於東方聰敏稟天洞覽古今夙契斯文終有所大闡明也論性則曰人之性萬品剛柔輕重遲疾動靜不可得而變矣然皆以善移為其性故聖人率人之性以建教俾學以習之及其成德也亦各隨其性殊論道則曰道也者更數千載數十聖人盡

其心力智巧以成之豈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為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好古好學為是故也論天則曰自古聖帝明王皆法天而治天下奉天道以行其政教是以聖人之道六經所載皆莫不歸乎敬天者焉斯言一出古先聖人之道見孔子之意白而足以開三千年天人之否塞也于嗟大矣哉盛矣而壽唯耆矣夫顏子三十生不霑一命孔子不得位有命焉亦何慊乎日月麗天生民有彝先生之靈無所不在百世待乎聖人焉無知先生者焉無不知先生者弟子樸櫟不能講明遺書繼述大業慙愧何言敬率

諸友恭獻薄奠尚享

明倫館落成祭先聖告文

維享保四年歲次己亥二月丁卯朔越十九日壬戌
 長門國大江朝臣吉元恭告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
 伏惟夫子德體上聖道集大成彝倫之宗師禮樂之
 教主父子以定君臣有維是以舟車所至莫不尊崇
 日月所照莫不親戴吉元小子上蒙公上之恩下
 荷祖宗之慶叨以寡昧襲封一方國并一州民兼四
 等小子不德豈以富貴自居安逸為樂深恐責任之
 甚重而付託之難當而已若使其老幼孤寡綏撫不

給苦而不樂憂而不歡祖宗之託無以答焉子弟臣
 從才德無良內無以奉王事飭政治外無以備守禦
 固封疆公上之責莫之塞也是以朝夕懍懍不敢
 寧居唯德可以化下唯仁可以安人小子不德不能
 償萬分之一淡以為慚爰謀臣相相攸城南新興學
 舍旁置習武之場以教子弟庶幾人或有自覺成德
 達材裨余責任以分付托之重夫述職于上垂統于
 後凡臨治為教之道不本諸夫子而何適況余先世
 經術專門擅美列朝誦鄒魯之言被諸我大東哉
 於是建夫子之廟宅夫子之神配以四公以欽教化

之表弘師資之德前年秋八月命工偃功踰年告成
土木構締髹漆揚彩恭消令辰會耆老諸臣奉安神
主祇嚴祀事式申虔告聖神在天道無內外庶幾降
格永垂鑒臨

明倫館釋菜祝文

維享保四年歲次己亥二月丁卯朔越十九日壬戌
長門國大江朝臣吉元敢昭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
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
風遺烈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恭以制幣醴
齋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充國復聖公邸

國守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講義

論語博奕章講義

新註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所以甚言無所用心
之不可爾古註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按
此章義合二說而適備矣蓋天下之事生於勤而墜
於惰理之常也事無涯而智有涯以有涯從無涯勤
焉猶恐不及況乎敢惰乎故君子雞鳴起孳孳猶且
不足夜以繼日死而後止虞夏商周君臣雖聖賢也
亦事而已矣不然藉令智若鬼神仁若慈父母豈

家喻而人撫哉。勤勞戒懼。詩書所載。可概見也。周公欲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士有職守者。當以是爲法。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從事於學者。當以是爲法。其如是乎。何暇博奕之爲哉。路史稱丹朱。鷲狼媚克。鬻訟嫚姪。帝悲之。制奕以閑其情也。是未可據以爲信。而亦有斯理也。諸葛武侯治南夷。憂其數反。下令使之。每粒爪剥。以納租。終歲拮据。不遑寧處。無復思反之念。蓋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沉愚昧之極乎。使之有所據。則心繫於此。因

以得不流盪。故先王制禮樂。教天下。據以善物。賢者以成德。達才不肖者。亦足以防閑情欲。免於罪戾。博奕之賢於己也。亦其餘意也已。故曰。合一說而此章義適備矣。臣伏惟君相之任。謂之天職。動則民具瞻。民也者。不從所令。而從其所好。故好惡不可不慎。諸左氏傳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才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猶影響爾。有益於國家歟。雖心不欲。當勉強爲之。若夫無

周南文集 卷之九
益於國家歟。雖心好之。當務制抑。是以躬帥下之道也。不然則日舉堯舜之政。以令於下。其何益之有也。上有所好。下必爲風。不可不慎。諸今國家間暇。人狃恬曠。身據富貴。驕恣之念。潛滋。睹聞之外。一日溪於一日。溪則不救。若非覆國家。卽身受其殃。可不懼哉。

策問

私擬策問

唐虞之際。號稱戶戶可封。而四岳十二牧以下。史不存名。僅僅乎聞九官焉。爾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矣。說者謂禹稷契臯陶益。夫過此以往。龍中書

之選。夷神士之流。猶之可也。乃夔之耳。垂之指。抑末也。何以當虞廷之九人哉。斯二人者。亦何操志之畀哉。仲尼門稱多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子長史列於傳。而論語所錄德行。唯稱顏閔數子。其高第遊夏。子路子貢之徒。獨以文學言語所稱己之數子者。何不爲顏曾之具體。而反取諸一端耶。今學者輒曰。聖人可學而至矣。志尚可謂高已。人有輕蔑而不取者。書有擯斥而不讀者。業有遐棄而不修者。事有迂遠而不顧者。嚶嚶乎言聖人哉。而其窮也。每有望洋之患。而不覩有所遂焉者。其初志伸於文學言語之上。才

不屑於垂夔之倫何創業夸大而收功之么麼耶時有古今而致然乎抑學術之不由其統耶

又

難矣哉仁之為德也以七十子之賢且通六藝夫子未嘗與其仁然管敬仲霸者之臣夫子輒稱其仁孟子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曾西怫然不比之夫管仲左氏國語所志詳而具矣且其書今見存籍第令載籍可徵其事固可概知已孔子之道以仁為宗七十子莫不與聞者平生所從事亦唯斯焉耳何以仁不在於此而存於彼哉如其功乎功烈

如彼其卑矣孔子亦曰器小哉如其德乎三歸反坫非禮義之經縱使為仁人乎其何以命之且獨管仲仁而諸子則不能得之所謂仁者管仲所操異於諸子之撰而管子反以易而得之諸子則有所難而未至乎抑仁固無多岐而其人實有所不相及而然乎請悉其說

又

聞之國之所由以貧者三曰兵革相因天災薦臻俗尚奢侈有斯三者土地之力不足以養人也國之所以貧也方今治安百餘年民不聞金革之聲不得設

之兵革。神祖創業尚質建制且近者屢下明教喻尚儉省費之意不得謂俗不可變也。水旱疾疫時或有焉。雖然有儲蓄者或能濟之。未至古史所記民無不遺之大困不得謂吾無遺策。託之天道由是觀之縱使不得豐富足可免貧極然數十年來諸侯稍貧國用不給有司者乞貸它方。坂洛富商殆有蘇張一怒諸侯畏之威是何故乎。大聖垂訓富之教之所謂衣食足而知禮節無恒產因無恒心必至之勢也。今國貧矣教亦無所施。諸君朝夕庠校厭飲詩書居則曰莫我知者國之急務在富之也。富之之道何以致

諸君侯旰食夜寢以思荒政下令置函求言賢智是諸君吐露蘊蓄竭智效才以報國恩之秋也。富強之方一一書策以教

功令

學館功令

學校之設達材成德上焉以供國家之用下焉以使有所矜式也。其若斯也則學問果有益於人歟抑亦芻狗也歟。其有裨風教歟抑未歟。人將於我乎嘗焉。夫讀書學文者將以明經通史長養才德待用於它日不則學雖博乎文雖富乎亦無所貴矣。昔者我徂

徠先生年方四十始修古文辭蓋十年作辨道先生之於文也可見焉耳諸生游館下三年為一限僅得千有餘日白駒之過可立而俟朝夕孜孜務就功令猶且恐不及焉一日之中游惰竟時俄失日半三年不下一二百日古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加之以夜之半也勤惰之分有如是者鄙生以一日之長叨居諸生之先今依故祭酒倉君所創少增損定學規凡事無統領責無所歸每舍推長者一人為舍長進退作息皆聽命而舍長聽命都講都講聽命學長學長聽命先師之靈又立直日一人諸生輪次當直以

董學務其制條左具鑒照勿違

筆語

稟朝鮮諸君

時屬烈秋風波易駭第天眷之在一國也檣帆亡恙儼然臨此抑亦使華之盛節敢賀從聞大旆之東矣日切瞻注汎愛之餘忽蒙容接披雲之願茲遂焉感戴何罄

稟朝鮮東郭李公

詩以言志文以載道誠士之所急也所謂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然世有盛衰人有巧拙若不精論詳辨吾

其何則是故六經古文而降。歷代之文。先儒具有詩論。唐宋之間。文學益盛。良工巨匠。比跡輩出。其中詩有李杜蘇黃。文有八大家。學者資成。方圓猶日月之於衆星。皆承餘光。迨至明時。有四傑者出焉。專以古文爲號。四傑王李爲盛。風格體裁。非復四子八家之舊。而英發超邁。巍然卓出。又袁中郎鍾伯敬之徒。自撰規矩。別建一家。以不踐前古之跡爲美。爾後文章家有二三派。貴國文教之隆。中葉以來。與中國之伯仲。盛朝龍興。治化益明。人材蔚起。青丘表數千里之英靈。操觚者何限。其所崇尚。未必同一。然一代有一

代之風。一鄉有一鄉之俗。雖俊傑者不能免焉。不知今之盛者。在唐宋邪。在明。諸子邪。

又

家翁一散儒。天下可怡老。顏之具。莫若翰墨。况是名家筆蹟。雖桓衮之褒。蔑以加焉。携歸以頌明公之惠。

又

鄙詩俄經三使相之一覽。非獨視而不弃。且許一拜階下。是誠鄙生之大幸。事出望外。曷勝感戴。苟非先生爲之先容。奚得此榮耶。第私執拜謁。有似不穩。姑待告于官長之後。謹當如命耳。

又

聖遠道湮。諸儒斷斷。漢唐之間。縉紳先生。其言落落。乎不合矣。及宋興。程朱諸先生出。而其說始定。然象山陸子。以當世豪傑。儼然不肯。其後學者。更有異說。至王陽明陳白沙之徒。益以牴牾。貴國之學。箕聖邈矣。聞今之學。則自高麗白僉議。顧正氏而興。益齋稼亭牧隱圃隱二峰諸儒。僕聞而知之。學脉之正。議論之精。觀楊村退溪諸先生之書。而可見焉。然學問之道。人有識見。自匪聖哲。不能一之。其間各有得失。明者擇而取焉。是自學問之方。不可以同異而立。潘籬

不知今之學者。一於程朱耶。或有異問。先生視陸王如何

又

貴國以善柔易教之俗。張仁賢易化之訓。而宿儒碩師。歷歷相承。和調鹽梅。燮理陰陽。其治之隆。其俗之美。雖萬里之外。可推而知焉。而其學語默動靜。皆繩墨朱夫子。是誠宜然。復何言哉。本國文教之盛。復超前代。政治之體。風俗之文。雖不比大國。亦自可觀。芳洲霞沼。或先悉諸何。族更贅然。國家設學校。教多士。亦皆莫不宗朱夫子。近有一儒師。別開門戶。自

建學問其言或不與程朱之說合者論性以教論
 仁義以德而以孟子所謂性善者為在氣質之上與
 夫程朱本性之說相背馳矣僕頃受讀其書翕然而
 有悅意是所以致問先生然其說未可以一言而悉
 姑奉先生之旨俟它日工夫之熟耳

又

海外崎嶇無一足觀者唯山水之奇勝或當慰客中
 之鬱悶僕蓬戶繩樞纔支風雨然於園林花卉之賞
 未能忘情數畝芳菲聊答春風意耳

奉朝鮮龍湖嚴公兼告諸君

上年九月朔憑森松一子而奉呈諸君詩各數章下
 里巴歌何足奏大方之門徒取辱之具已唯長袖易
 舞多錢易商枉賜和章幸甚不然五色烟霞閱諸崑
 丘玄圃之阿人間不得仰焉其何以觀大邦之光自
 此到馬島之間猶是數百里之海山不可高閣椽筆
 而閑過矣敢請勿愛手中之珠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	--	--	--	--	--	--	--	--	--	--	--	--

